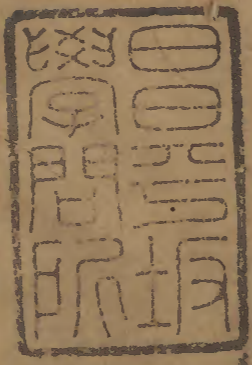


學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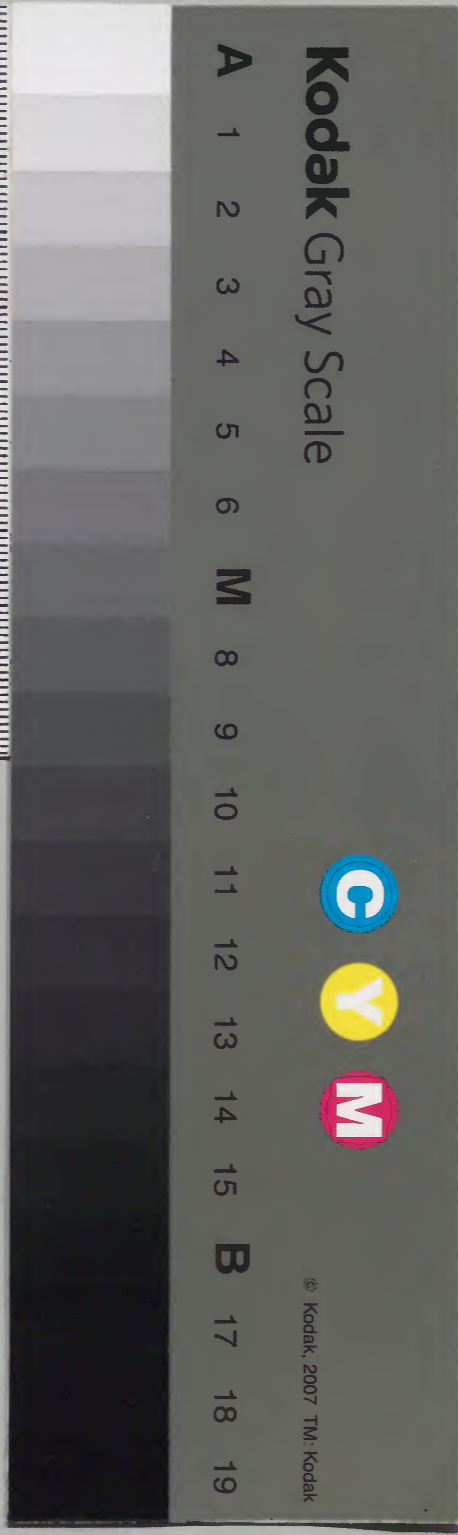
百五十九之五十一  
百五十二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五三	八〇	三〇六	漢書

庫文閣内			
架	冊	號	類
三七四一	八〇	三〇六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6	
冊數	80 ( 51 )		
函號	367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四十九

茂草 匏瓠編

創業類五

閏位偏霸六

南朝篇三

梁代齊章

高祖武皇帝姓蕭氏名衍南蘭陵中都里人與齊同族以前詳世系

梁本紀曰衍生而奇異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起家

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衛將軍為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

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

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

融等並遊焉號曰八友融識鑒過人尤敬異衍每謂所親曰宰制

天下必在此人隨王子隆鎮荊州引衍為諮議參軍尋以父憂去職齊武帝永明十一年癸酉秋七月齊主不豫詔竟陵王子良入侍醫藥子良以衍及范雲等皆為帳內軍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昭業間日參承齊主疾亟太孫未入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衍謂范雲曰道路藉藉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耶欲為豎刁耶雲不敢荅頃之齊主復蘇因詔太孫入宮以朝事委西昌侯鸞俄而齊主殂融以子良兵禁諸門鸞排之而入奉太孫嗣位是為前廢帝以子良輔政子良乃更推鸞王融下獄賜死其後子良以憂卒

甲戌齊主昭業隆昌元年春正月齊以隨王子隆為輔軍將軍

初衍父順之為魚復侯所而死衍銜之西昌侯鸞秉政將謀廢立衍欲助鸞傾齊武之嗣以雪心恥鸞亦知之每與衍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為變以問衍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惟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選美女以娛其心鸞曰亦吾意也遂從之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為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將軍房伯玉徐玄慶並曰慧景反跡既彰定是見賊我曹武將譬如韞土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即制之衍笑曰其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慧景遂安

秋七月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冬十月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

梁紀曰衍拜太子庶子中書門侍郎遷黃門侍郎入直殿省蕭湛等殺齊主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衍預其謀蕭鸞自爲大將軍封

宣城公十月進爵爲主十月鸞以太后令廢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是爲衍以定策勳封建陽縣男邑三百戶

乙亥齊主鸞建武二春二月魏主攻鍾離不克

正月魏將劉昶王肅討衆寇司州司州刺史蕭誕爲肅所破齊主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以衍爲冠軍將軍偏帥隸廣之二月丙辰魏主至鍾離昶肅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主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強不敢進城中益急衍請先進廣之分麾

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誅等徑上賢首山去魏

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

能支解圍去已未誕等追擊破之魏主乃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軍罷以衍爲右軍晉安王司馬淮陵太守遷太子中庶子領

羽林監南史云領四廂宜頃之出鎮石頭南史云齊明性猜忌帝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車齊

明每稱帝清儉勗勵朝臣

丁丑冬十一月魏主圍新野遂敗齊兵于沔北

八月魏主引兵向襄陽諸軍相繼衆號百萬襲宛城克之九月至

新野攻之不克冬十月甲戌齊王遣衍與張稷救雍州十一月至襄陽十二月丁丑齊主詔遣崔慧景救雍州帥衆二萬騎千匹向

襄陽行與雍州衆軍並受節度

戊寅齊永泰元春二月魏人克宛三月敗齊兵于鄧城

正月魏攻新野拔之齊沔北守將皆棄城走二月魏人拔宛北城三月慧景至襄陽沔北五郡已陷沒三月壬午朔慧景與衍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主帥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衍欲出戰慧景不從既而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知相繼皆遁魏兵乘之於是大敗衍率衆拒戰獨得全軍下船還襄陽齊主以衍為輔國將軍監雍州

秋七月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

齊主以衍為持節都督雍涼南北徐四州郢州之景陵司州之隨

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南史紀曰先是雍州之樊城柵傳樊城有王氣至是謠言益甚

齊主鸞死太子寶卷立

已卯齊主寶卷永元元年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祐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

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

齊主在東宮不好學惟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見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救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行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况今有六而可得乎嬖隙若生方將誅滅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罹時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行兄懿時為益州刺史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不得預謀招集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密

舟裝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是時行兄懿罷益州刺史之備還仍行郢州事行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救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虐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刻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昶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友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澄至襄陽齊主失德寢彰江昶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玄劉暄更欲立建安王寶寅昶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欲自取之以微旨動昶昶弟祀亦勸昶立遙光昶以問蕭坦之坦之不可還宅行喪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昶議遙光怒遣人刺暄暄遂發昶謀齊主收昶兄弟殺之遙光懼舉兵以討劉暄爲名遣人掩取蕭坦之坦之走入臺軍以討遙光斬之遙光死二十餘日齊主復殺坦之及暄九月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爲南兗州刺史冬十一月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尋陽敗于西州爲趙潭所殺庚辰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叛降于魏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州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玄逼建康兵敗

皆死

正月裴叔業遣兵救建康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朝廷疑叔業兄  
 子植等懼自建康奔壽說叔業以宜早為計徐世檠等白齊主遣  
 叔業宗人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衍  
 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  
 不失作河南公言若降魏不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  
 惑自無所成惟應送家還都門安慰之衍密呼諸弟而令裴叔業  
 送家還都此亦革言耳  
 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自壽陽南至  
 歷陽出橫江則  
 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伐以河北一州相處  
 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乃遣其子芬之  
 入建康為質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  
 遣芬之奉表降魏魏封為蘭陵郡公二月齊主下詔討叔業以蕭

懿為豫州刺史魏人以彭城王勰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叔業病卒  
 僚佐共 裴植監州魏人至植開門納魏兵三月齊主遣崔慧景  
 將水軍討壽陽懿將步軍屯小峴慧景至廣陵遂舉兵反停廣陵  
 二日即收眾濟江擊破臺軍慧景入樂游苑引眾圍宮時蕭懿將  
 在小峴齊王密遣使告之懿帥軍主胡松等自采石濟江頓越城  
 舉火城中稱慶慧景遣崔覺將數千人渡南岬秦淮南  
 岸也拒戰懿軍  
 昧旦進戰覺大敗走崔恭祖詣城降慧景走至蠡浦為人所殺  
 冬十月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  
 蕭懿之入援也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  
 之功當明君賢主尚難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  
 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

陳伯倫 卷一

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向無民必生後悔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嬖臣茹法珍等憚懿威權說齊主使殺之冬十月齊主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

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

初齊主疑衍有異志鄭植弟紹叔爲衍寧蠻長史齊主使植以候紹叔爲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劉慶遠功曹吉士

瞻等入宅定議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昔武王會孟津皆曰紂可伐今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生民塗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嫉惡共興義舉公侯將相在于今日各盡勲効我不食言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偏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如唇亡則齒寒自有傷弓之急寧不聞同耶我合荆雍之衆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

東昏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



事時人謂之刀敕 穎胄等得書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今天虎齋書與穎

胄及其弟穎達等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

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前遣天虎往荊州人皆

有書今段今段猶云今來一段事也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去穎胄行府

州事故謂天虎口具書中不言事但云天虎口具所以疑之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

蓋天虎之行衍亦未嘗以一語屬之天虎是行事心督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

其事則人人疑山陽惑於眾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

明判決也嫌疑也貳持兩端也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衍舉事襄陽智計橫

出及遇侯景庸夫之不若豈耄邪抑天奪其鑿也山陽至江安遲四十餘日不上穎胄大

懼與叅軍席闡文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

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眾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

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

霸業可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

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

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剋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

君乎蕭懿為尚書令故云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眾竟為群邪所諂禍酷

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

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

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且穎胄謂天虎曰卿與

劉輔國相識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

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

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

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眾請降乙卯穎胄以南康王  
寶融教篡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衍為使持節都  
督前鋒諸軍事穎胄使人送山陽首于衍且言年月未利嘗須明  
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  
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重子立  
異則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况  
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  
衍上表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胄等移檄建康數齊王  
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遣楊公則向湘州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荆  
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壬辰夏侯竄自建康亡歸江陵奉  
皇太后令南康王為相國荊州牧改封宣城王竟陵太守曹景宗

遣杜思冲說衍迎寶融 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

茂又私語張弘策曰我奉事節下義無進退今者以南康置人手

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為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

以告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讐

四海號令天下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耶衍此言已有代齊之心特權宜

推奉十月康以舉兵耳至石城當面曉王茂曹景宗也衍於沔南立新野郡

以集新附初上庸太守杜陵韋叡嘗謂人曰定天下者殆必在吾

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

華山太守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馮道根時居母喪帥鄉人子弟

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齊主聞劉

山陽死發詔討荆雍以劉澹為雍州刺史欲以代蕭衍遣薛元嗣暨榮

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冲使拒西師荆雍在西故謂

師之西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冲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

乃相師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齊王救僧寄

留守魯山張冲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

山蕭穎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書招之張冲待元起素厚衆皆勸

其還鄧元起大言于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群小用事衣冠道

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即日嚴上道至江陵為叅軍

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曰沙

寶積懼請降公則人長沙撫納之

卮言曰衍書起兵予伐無道也綱目於革命之主以起兵書者

惟漢高帝與梁武唐高祖耳然而梁唐未免立君而又廢之是

猶襲篡奪之迹也唐全其故主而梁殺之此梁之所以不及唐

也

辛巳齊王寶融中興元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蕭衍發襄陽

正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以衍為征東將軍戊申衍發襄

陽梁紀曰自冬散霰至是開霽士卒咸悅留弟偉總府州事愔守壘城壘城者築壘附近大城猶

今堡塞也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既行州中兵及儲侍皆虛積物以待用謂

之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

陽偉澹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始平在均州勛鄉縣界雍州乃安

二月齊蕭衍圍郢城

二月南康王寶融以王茂為江州刺史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壬午

齊王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甲申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

為前軍以中兵參軍王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其刺史張冲置陣據石橋浦與戰不利軍主朱僧起死之諸將議欲并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濶一里箭道交

至謂船自中流而下敵人夾岸射之其箭交至也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犄角若

悉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一朝為阻則悔無所及今矣欲遣王

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為魯山以通沔漢使鄖

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連旗拔兩資糧既廣士眾

稍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臥取之耳諸將皆曰善乃使

茂等帥眾濟江頓九里其地去郢城九里因以為名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

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

軍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至王世與田安之

將數千人會雍州兵于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王義

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以絕郢魯一城信使揚公則舉湘州之眾

會于夏口三月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

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冲病卒薛元嗣與冲子孜及程茂共守郢

城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而自立

三月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于江陵是為和帝改元中興遙廢寶卷為

涪陵王以衍為尚書左僕射乙酉加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

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齊主遣御史中丞宗央勞軍寧朔將軍新

野廋域諷央曰黃鉞未加非所以摠帥侯伯央返西臺遂有是命

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禽之

東昏侯以陳伯之爲江州刺史將兵西擊荆雍四月衍出沔命王  
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衍  
持久全力五月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大蕭惠訓不後蕭穎胄之  
以樊二城命惠訓遣子瓚將兵擊穎胄穎胄遣劉孝慶屯峽口與任漾之等  
拒之

齊涪陵王遣軍救郢州屯加湖

涪陵王寶卷遣軍王吳子陽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六月西  
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衍軍齊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  
併軍圍郢定西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于魏與北連和  
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  
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并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  
路搯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待久鄧元起近欲以三  
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酈生亦定脫距王師固非三千  
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卽得然旣得之  
卽應鎮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  
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能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  
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旣投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城  
旣投席卷泂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  
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群小懸河注火奚有  
不滅豈容北面請救夷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能言徒取醜聲此  
乃下計何謂上策衍此計可謂有  
英雄之畧矣卿爲我輩白鎮軍蕭穎胄加號  
鎮軍將軍故  
稱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

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夫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助城主防寄因以爲稱張樂祖代守魯山

秋七月齊蕭衍加魯山郢城降

衍使王茂軍主曹景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已未程茂薛元嗣以郢城降衍以韋獻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張弘策庾璈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卽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畫圖如在目中汝南民胡文超起兵于澠陽以應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唐修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爲質于衍司部悉平

八月齊蕭衍克尋陽

初齊涪陵王寶卷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爲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旣敗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囚得伯之幢主蘓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卽用爲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

公則徑掩柴桑衍以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東甲請罪衍以伯之爲江州刺史魯休烈蕭瓚破劉孝慶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穎胄恐馳告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沂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正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指謂上也

兵也不爲難至穎胄乃遣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瓚九月涪陵

王寶卷以李居士爲總督將兵屯新亭乙未齊王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甲申衍前軍至蕪湖豫州刺史申胄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

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直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皂英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臯邏新亭城主擒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于陣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曰板橋居士薄僧珍壘僧珍與戰居士敗走衍居士請於寶卷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自建康自拔赴軍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

十月甲戌涪陵王寶卷遣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至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

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燒其營將士皆殊  
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署諸將帥席豪  
發積突陣而灰豪驍將也旣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  
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  
諸將移營前屯戊寅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  
白下軍並潰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寶卷燒門內營署  
宮府驅迫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  
則屯領軍府壘寶卷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  
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寶卷遣軍王左僧  
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甲冑自姑孰奔歸使  
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

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  
陵十一月蕭穎胄以蕭瓚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而卒夏  
侯詳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密報衍衍亦秘之詳徵兵雍州  
蕭偉遣蕭澹將兵赴之瓚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瓚及魯休烈  
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夏侯詳請與  
蕭澹共叅軍國詔以詳爲荊州刺史詳固讓于澹乃以澹行荊州

府軍

豈特衆望歸衍哉西  
臺之權又歸于澹矣

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  
昏侯自爲大司馬承制

涪陵王寶卷悉以軍事委王珍國外圍旣久尤惜金錢不肯賞賜  
衆情怨怒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



留意使圍不解且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于衍衍斷金以報之珍國等遂與稷弟齊謀弑寶卷十二月引兵入殿斬寶卷首送詣石頭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官府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中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虫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已已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爲庶人以衍爲中書監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楊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開國公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已卯衍入屯闕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其主守散失諸所耗損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爭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廢逆徒之死亡者縊殺潘妃於獄并誅茹法珍等

尹氏曰綱目於寶卷之弑以齊人書者明齊國之人苦其暴虐皆欲賊之耳其不書主書君而書涪陵王者予齊人之廢黜不以爲君也旣弑矣而猶書追廢之者惡其不道故予其放廢以重其罪也

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琕吳興太守袁昂旣而釋之

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惟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及建康平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人閉門獨守

俄而城陷乃檻送石頭與表昂衍皆厚遇之

壬午齊中興二  
梁天監元春正月齊大司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為相國封梁公加九賜

正月齊王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戊戌衍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壬寅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郎掾屬各四人依舊辟士餘俱如故初衍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為參軍領錄事約為司馬昉為記室與參謀議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衍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遣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衍曰智者乃爾暗同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衍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處之以尚  
書左僕射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于今三年

矣功臣諸將實任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梁本紀曰甲寅詔曰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題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之者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爲於軒昊章彭齊晉靖衰亂於殷周大司馬攸縱自天體茲齊聖文洽九功武苞七德欽惟厥始徽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幙錫賦開壤式表厥庸建武升歷邊隙屢起公釋書輟講經營四方司豫懸切樊漢危殆覆疆寇於汚濱僵胡馬於鄧汭永元肇號難結羣醜專威擅虐毒被含靈溥天惴惴命懸晷刻否終有期神謨載挺首建大策惟新鼎祚投袂勤王公流電舉魯城雲撤夏汭露披加湖羣盜一鼓殄拔姑孰連旄條焉冰泮取新壘其如拾芥撲朱爵其猶掃塵霆電外駭省闈內傾餘醜織嘉氓喙必盡援彼已溺解此倒懸塗懼里行自近及遠幾甸夷穆方外肅寧解茲虐網被以寬政積弊窮昏一朝載廓聲教遐漸無思不被雖伊尹之執茲壹德姬旦之光于四海方斯篋如也昔呂望翼佐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錫况於盛德元勳超邁自古黔首慄慄待以爲命救其已然拯其方斯式閭表墓未或能比而大輅渠門輟而莫授眷言前訓無忘終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羣望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刺史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綬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綬綬其驃騎大將軍如故依舊置梁百司策曰二儀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並用資立人以爲寶故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允茲元輔應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協神明之德撥亂反正濟俗寧人盛

烈光于有道大勳振於無外雖伊陟之保又王家姬公之有此不  
勳方之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難鍾皇室  
元帝以休明早崩簡文以仁弱不嗣高宗襲統宸居弗永雖夙夜  
劬勞而降平不洽嗣君昏暴書契弗覩朝權國柄委之羣孽勦戮  
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唯類靡餘寔繁非一並專國命頓笑致  
災眚眦及禍嚴科毒賦載離比屋溥天黎黎實身無所寃頸引決  
道樹相望無近無遠號天靡告公籍昏明之期因兆人之願援帥  
聖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組我絕綱  
大造皇家者也永明季年邊隙大啟荆河連率招引戎荒江淮擾  
逼勢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襲縻以長筭制之環中排危冒  
險疆柔遞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湛基

已謝高宗慮深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  
謀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闡業厥猷雖遠戎狄內侵憑陵關  
塞司部危逼淪陷指期公治兵外討卷甲長鶩接距交綏電激風  
掃摧堅覆銳咽水塗原執俘象魏獻馘海渚焚廬毀帳號哭言歸  
此又公之功也樊漢沾切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稟命徂征而軍  
機戎統事非已出善策嘉謀抑而莫允鄧城之役胡馬卒至元帥  
潛及不相告報弃甲捐師餌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雕騎全衆  
方軌案路徐歸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迴弱咫尺  
勅寇兵糧盡闕器甲靡遺公作藩爰始因資靡託整兵訓卒蒐  
狩有序俾我危城翻爲疆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及  
雖廢昏有與而伊霍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踰邑綸勳高

代入易亂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被江漢京  
邑蠢動湮爲洪流句吳於越巢幕匪喻公投袂萬里事惟拯溺義  
聲所覃無思不韙此又公之功也曾城夏汭梗據中流乘山置壘  
縈川自固公御此鳥集陵茲地險頓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  
士忘歸願經以遠圖御以長策費無遺矢戰未窮兵踐華之固相  
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羣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加湖  
水陵盤據規援夏首梓櫓一臨應時禡潰此又公之功也姦孽震  
皇復懷舉斧蓄兵九派用擬勤王公稜威直指勢踰風電旆旆未  
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衝要密邇京畿凶徒熾聚斷塞  
津路公偏師啟塗排方繼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駭焚舟委壁卷甲  
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羣豎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漢武騎如雲公  
爰命英勇因機騁銳氣冠版泉勢渝洄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  
耳比峻未足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  
襟帶岨固新壘東墉金湯是埒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  
不震壘城復于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狼憑城靡懼  
鼓鍾鞀鞀傲若有餘狎是邪孽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將逞孛戮公  
竒謨密運盛略潛通忠勇之徒得申厥効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  
又公之功也公有拯億兆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儒門  
濯纓來仕清猷映代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崐崗已燎玉石同焚驅  
率貔貅抑揚霆電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寂寞微管誰嗣  
拯其將魚驅其被髮解茲亂網理此焚絲復禮衽席反樂河海永  
平故事聞之者歎息司隸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民命還之斗極

憫憫措紳重荷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恩德踰崑崙功  
憐造物超哉渺矣越無得而言焉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作屏  
咸用尅固四維永隆萬葉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  
措罔用覆政弗興歷茲永久燬燬既及晉鄭靡依惟公經綸天地  
寧濟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于桓文豈所以憲章齊魯長轡宇宙  
敬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以豫州之梁  
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  
郡封公爲梁公錫茲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在昔且  
奭入居保佑逮于畢毛亦作卿士任兼內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  
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綬使持節兼司空王  
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  
國位冠羣后任總百司恒典彝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  
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  
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  
禮律兼修刑德備舉哀矜折獄囚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  
一玄牡二駟公勞心稼穡念在人天不崇本務惟穀是寶是用錫  
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鏐鈞所被變風以雅易俗陶民載和邦  
國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廣覃義聲遠洽推髻鬢  
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揚清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  
興棫樸流詠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軌物式遏不  
虞折衝惟遠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姦究  
放命圮族刑茲罔赦是用錫公鉄鉞各一公跨躡嵩瀕陵厲區宇

譬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  
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麗祀典情切幽明是用錫公秬鬯一鹵圭  
瓚副焉梁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禮  
對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高祖固辭府僚勸進曰  
伏承嘉命顯至佇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  
致何者嗣君弃常自絕宗社國命人主剪為仇讎折棟崩榱壓焉  
自及卿士懷脯斲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  
火之切再躔日月重輟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阡岸使夫  
匹婦二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耻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  
曲阜慶賞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仁  
推讓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  
之仁翻為獨善公不許二月辛酉府僚重請曰近以朝命蘊策冒  
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顯顯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  
通人弘致高蹈海隅匹夫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贈  
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况代哲繼軌先德在人經綸草昧歎深微  
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臺閣雖復累繭救宋  
重祗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踵功疑不賞皇天后土  
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龍逢之寃明  
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  
祗罄圖効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人一匡靜亂匪叨天功  
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  
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與獨

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於是始受相國梁公之命是日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湘東王寶暉謀反錫死詔追贈梁公故夫人爲梁妃己丑南兖州隊王陳文興於桓城內鑿井得王鏤騏驎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一枚又建康令羊瞻解稱鳳凰見縣之桐下里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國府丙寅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高祖上表曰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騫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履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牒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

東魏三月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也

四月丞相歡朝於鄴壬辰還晉陽五月東魏主遣兼散騎常侍鄧

伯猷聘於梁秋七月荊州刺史王則攻梁淮南此謂光城弋陽之地在淮水土流之

南非指古淮南郡

秋八月東魏遣兵圍魏金墉魏大丞相泰救之斬其將高敖曹復戰不利引還長安亂東魏大丞相歡拔金墉

歡遣侯景高昂等圍西獨孤信於金墉歡帥大軍繼之西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八月泰至殺城婁貸文與爾朱渾道元逆擊之敗於孝水泰進軍灑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率輕騎追景至河上合戰於印山泰馬逸墜地進兵幾及之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復與大兵合擊景軍大破之高



昂軍皆沒昂單騎走投河陽南城爲西魏追兵所殺西魏又殺西  
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諸軍北度  
橋万侯洛獨勒兵不動西魏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  
日東西魏置陳旣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  
能相知西軍不利獨孤信等棄其卒先歸後軍見信等退卽與俱  
去秦由是燒營而遁畱長孫子彥守金墉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  
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峭不及而還歡  
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樊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十月  
西魏歸高昂等之首於東魏梁遣使來聘十一月庚午歡朝於鄴  
十二月壬辰歡還晉陽

冬十二月魏取洛陽及廣州宜陽

得毛龜三月辛酉邏將徐靈符又于山東見白鹿一丙寅平旦山  
上雲霧四合須臾有玄黃之色狀如龍形長十餘丈乍隱乍顯久  
乃從西北升天丁卯兖州刺史馬元和籤所領東平郡壽張縣見  
騶虞一癸巳受梁王之命令曰孤以虛昧任國鈞雖夙夜勤止  
念在興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遠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侯伯  
盛典方軌前列嘉錫隆被禮數昭崇徒守愿節終隔體諒羣后百  
司重茲敦獎勉茲厚顏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歎息  
思弘政塗莫知律濟邦甸初啓藩宇惟新思覃嘉慶被之下國國  
內殊歿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統亦同蠲蕩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  
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

舞八佾設鍾虞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依舊儀丙辰齊  
帝禪位于梁王詔曰夫五德更始三正迭興馭物資賢登庸啟聖  
故帝跡所以代昌王度所以改耀革晦以明由來尚矣齊德淪微  
危亡荐襲隆昌凶虐寔違天地永元昏暴取紊人神三光再沈七  
廟如綴鼎業機移含識知泯我高明之祚眇焉將墜永惟屯難冰  
谷載懷相國梁王天誕濬哲神縱靈武德格玄祗功均造物止宗  
社之橫流及生人之塗炭扶傾頽構之下拯溺逝川之中九區重  
緝四維更紐絕禮還紀崩樂復張文館盈紳戎亭息警浹海宇以  
馳風聲輪裳而稟朔八表呈祥五靈効祉豈止麟羽禎奇雲星瑞  
色而已哉勳茂于百王道昭乎萬代固以明配上天光華日月者  
也河嶽表革命之符圖讖紀代終之運樂推之心幽顯共積訶頌  
之誠華裔同著昔水政既微木德升緒天之曆數行所漸堯鏡  
璇樞允集明哲朕雖庸蔽開于大道永隆崇符為日已久敢忘列  
代之高義人祗之至願乎今便敬禪于梁即安姑孰依唐虞晉宋  
故事

三月梁王衍殺齊邵陵王寶攸等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

辛丑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

三王皆明帝之子

梁王將

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奔魏齊王寶融東歸以蕭澹  
為荊州刺史

夏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主為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

齊王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丁巳廬陵王寶源卒

明帝五子也四

月辛酉宣德太辰令曰西詔至

齊和帝雖已至姑孰其地猶在建康之西故曰西詔

帝憲章

前代敬禪神噐於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壘綬未亾人歸于別官  
壬戌策曰咨爾梁王惟昔遂古之載肇有生人皇雄大庭之辟赫  
胥尊盧之后斯竝龍圖鳥跡以前慌忽杳冥之世固無得而詳焉  
泊乎農軒炎皞之代放勛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噐御  
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損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暨  
邊箕嶺卽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  
大輅建旂旆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已而字兆人殉物而君四  
海及於精華內竭畚櫓外勞則撫茲歸運惟能是與况兼乎笙管  
革文威圖啟瑞攝提夜朗熒光晝發者哉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  
揖黃德既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  
曆應符啓運二葉重光三聖係執嗣君喪德昏弃紀度毀紊天綱  
涓絕地紐茫茫九域躬爲仇讎溥天相顧命懸晷刻斯涉列孕於  
事已輕求雞徵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  
人神無主惟王体茲上哲明聖在躬稟靈五緯明竝日月尋倫攸  
序則端冕而協邕熙時難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功踰造物德濟  
蒼生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及川泉文教與鵬翼齊舉  
武功與日車竝運固以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播地卿雲  
叢天而已哉至如晝觀爭明夜飛枉矢土淪彗刺日旣星亡除舊  
之徵必顯更姓之符允集是以義師初踐芳露凝甘仁風旣被素  
文自擾北闕藁街之使風車火徼之民膜拜稽首願爲臣妾鍾石  
畢變事表於遷虞蛟魚竝出義彰於事夏若夫長人御衆爲之司  
牧本司已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

祇乾象俯籍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  
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  
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又璽書曰夫生者天地  
之大德人者含生之通稱竝首同本末知所以異也而稟靈造化  
賢愚之情不一託性五常彊柔之分或科羣后靡一爭犯交與是  
故建君立長用相司牧非謂尊驕在上以天下爲私者也兼以三  
正迭改五運相遷綠文赤字徵河表洛在昔勛華深遠茲義眷求  
明哲授以蒸人遷虞事夏本因心於百姓般化爲周實受命於蒼  
昊爰自漢魏罔不率由降及晉宋亦遵斯典我高皇所以格文祖  
而撫歸運長上天而恭寶曆者也至于季世禍亂荐臻王度紛糾  
姦回熾積億兆夷人刀俎爲命已然之逼若綫之危跼天踳地迤  
形無所羣凶挾煽志逞殘戮將欲先殄衣冠次移龜鼎衡保周石  
竝列宵人巢幕累卵方此非切自非英聖遠圖仁爲己任則鴟梟  
厲吻翦焉已及惟王崇高則天博厚儀地鎔鑄六合陶甄萬有銓  
駟交馳振靈武以遐畧雲雷方扇鞠義旅以勤王揚旂於遠路  
戮姦宄於魏闕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弘濟艱難緝熙王道懷柔萬  
姓經營四方舉直措枉較如畫一待旦同乎殷后日昊過於周文  
風化肅穆禮樂交暢加以赦過宥罪神武不殺盛德昭於景緯王  
義感於鬼神若夫納彼大麓膺此歸運烈風不迷樂推攸在治五  
躔於已亂重九鼎於旣輕百聲教所及車書所至革面回首謳吟  
德澤九山滅稜四瀆安流祥風扇起淫雨靜息玄甲遊於芳荃素  
文馴於郊苑躍九川於清漢鳴六象於高崗靈瑞雜沓玄符昭著

至於星孛紫宮水効孟月飛鴻滿野長彗橫天取新之應既昭章  
故之徵必顯加以天表秀特軒狀堯姿君臨之符諒非一揆書云  
天鑒厥德用集大命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所以二儀乃眷幽  
明允叶豈惟宅是萬邦緝茲謳訟而已哉朕是用擁璇沈首屬懷  
聖哲昔水行告厭我太祖既受命代終在日天祿云謝亦以木德  
而傳于梁遠尋前典降惟近代百辟遐邇莫違朕心今遣使持節  
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汝南縣開國侯亮兼太尉散騎常  
侍中書令新吳縣開國侯志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  
事王其陟茲元后君臨萬方式傳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高祖抗  
表陳讓表不獲通於是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  
梁臺侍中臣雲等一百一十七人並上表勸進梁王謙讓不受是

日太史令將道秀陳天文符讖識六十四條事並明著羣臣重表  
固請乃從之丙寅梁王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類于天曰  
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齊氏以曆運斯既否終則  
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諱夫任是司牧唯能是授天命不干常帝王  
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晉魏升愛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  
海元功于萬姓故能大庇氓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  
焉群慝是崇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俾溥天惴惴  
將墜于深壑九服八荒之內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匡救無術  
臥薪待然援天靡訢衍投袂星言摧鋒萬里厲其掛冠之情用拯  
兆民之切銜膽誓衆覆銳屠堅建立人主克剪昏亂遂因時來宰  
司邦國濟民康世寔有厥勞而畧緯呈祥川岳効祉朝夕坳牧日

月郊畿代終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  
遠邇罔不和會于是群公卿士咸致厥誠竝以皇乾降命難以謙  
拒齊帝脫徙萬邦授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辭不獲許仰迫上玄之  
睠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  
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祗惕敬簡元辰恭茲大  
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  
我有梁惟明靈是饗禮畢備法駕卽建康宮臨太極前殿詔曰五  
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雖禪代相舛遭  
會異時而微明迭用其流遠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  
闇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屬當朝運乘此時來因心萬物遂振厥施  
維大造區夏永言前蹤義均慙德齊氏以代終有徵歷數云改欽  
若前載集大命于朕躬顧惟非德辭不或命寅畏上靈用應景業  
執禋柴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迹百王君臨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  
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輿思俾

奉和帝爲巴陵王宮于姑孰奉宣德太后爲齊文帝妃封文武諸  
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以王亮爲尚書令王瑩爲  
中書監沈約爲僕射范雲爲吏部尚書

梁主衍弒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

梁主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  
實禍梁主領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  
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摺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

顏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爲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尹氏曰湯放桀武王代紂二君不失爲聖人寶卷罪惡昭著蕭衍苟欲自爲則舉兵南下數其罪而誅之若湯武之所爲然後舉齊氏之後封以一國使不泯其祀是亦足矣奚必假寶融之名以爲篡取之地哉且夫已立之已廢之又從而弑之將誰欺哉曷若於初而正其名乎書法如此其罪其惡固不可得而諱也吁綱目書法極不苟如顏見遠既書外之其予之之意固已甚明然且必繫之齊者則見爲齊之臣子不失齊之臣節是以所書如此凡若此類觀者要當深味而熟察之然後綱目之意庶幾可得而明矣

梁以蕭寶義爲巴陵王

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使奉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梁主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終必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醜之朝臣以疑以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爲患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卿輩以壹物心於時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我與卿宗屬未遠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路人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爲卿兄弟報仇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也曹志魏武之孫爲晉忠臣况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

復懷自外之意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清顯竟以壽終  
本紀贊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高祖英武虜哲義起樊鄧伏旗建  
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翼虎豹之陣雲驟雷駭剪暴夷克萬邦  
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納十亂治定功成遠  
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歲時征賊所及之鄉文軌旁通之地  
南超萬里西拓五千三十四年斯爲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  
及乎耄年委事羣倖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是  
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遂使滔天羯寇承間撩襲黍炭黎元黍離  
宮室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南史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勢勝乘機而作以  
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豈曰人謀亦佳  
天命及據圖錄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  
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然先王文武遞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  
取法陰陽爲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于戚溺於釋  
教弛於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鸞孤皆自子弟履霜  
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因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  
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亡以致窮門之酷  
可爲深痛可爲至戒

史斷曰梁武帝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冬月四更卽起視  
事執筆觸寒手爲破裂天性沉重雖居暗室常整衣冠小坐暑天  
未嘗褰袒下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却封禪之請選廉平之吏齊  
氏宗屬得以赤心使得老死牖下晉宋以降鮮能及之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五十一

創業類

二十

閏位偏霸

七

南朝篇

四

陳篡梁章

高祖武皇帝姓陳氏名霸先吳興長興下若里人

以前事詳世系

陳紀曰霸先少儻有大志不治生產既長讀兵書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時所推服初仕鄉為里司後至建鄴為油庫吏徙為新喻侯蕭映傳教勤于其事為映所賞及映為吳興太守甚重霸先謂僚佐曰此人將來遠大必勝于我梁武帝大同元年乙卯映為廣州刺史霸先為中直兵參軍隨府之鎮映令霸先招集士馬眾

至千人仍命監宋隆郡所部安化二縣時二縣皆不賓霸先討平之尋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

辛酉

梁武帝大同七

冬十二月梁交州李賁反遣兵討之

交州刺史武林侯蕭詵以刻暴失衆心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朝廷遣詵與高州刺史孫罔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壬戌冬十二月盧子略作亂廣州叅軍陳霸先討平之

十二月孫罔盧子雄討李賁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映不許詵又趣之罔等至合浦衆潰而歸詵奏罔等與賊交通逗留不進勅於廣州賜死子雄第子略與罔子姪主帥杜天合及弟僧明周文育等帥子雄之衆攻廣州欲殺映詵爲子雄復冤州中震恐霸先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大破子略等殺天合僧明文育霸

先以僧明文育驍勇過人釋之以爲主帥詔以霸先爲直閣將軍封新安縣子食邑三百戶梁主仍遣畫工圖霸先貌而觀之

乙丑夏六月梁遣兵討李賁敗之

初蕭映卒霸先送喪還都至大庾嶺會有詔遣交州刺史楊暕討李賁以霸先爲司馬領武平太守霸先益招勇敢器械精利暕喜曰能尅賊者必陳司武也委以經略是時蕭勃爲定州刺史與暕等會於西江勃知軍士憚遠役陰購誘之因詭說暕暕集諸將問計霸先對曰交趾叛渙罪由宗室遂使溷亂數州連誅累歲定州復欲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畏憚宗室逗撓不進今若長寇沮衆何必交州討賊問罪之師卽迴有所指矣遂勒兵先發六月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

柵以拒官軍曠以霸先為前鋒賁帥眾三萬拒之敗於朱鳶縣屬交趾

郡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嘉寧城縣屬交趾新與郡諸軍圍之丙寅正月

癸丑楊暉等克嘉寧城李賁奔新昌獠中諸軍頓於江口九月李

賁復帥眾二萬自獠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艦充塞湖中眾軍憚

之頓湖口不敢進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歷歲相持

恐非良計且孤軍無援在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

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為摧殄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

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有應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

湖中奔流迅激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眾軍鼓譟俱前賁眾大

潰賁竄入屈獠洞中

戊辰梁太春三月梁交州司馬陳霸先討李賁平之

屈獠洞斬李賁賁兄天寶遁入九真與劫師李紹隆收餘兵二萬

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霸先帥眾討平之除扼遠將軍西

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己巳秋七月梁廣州刺史元景仲謀反西江督護陳霸先討誅之

戊辰冬侯景寇逼京師己巳三月景入建康幽梁主于臺城五月

梁主以憂殂太子即位是為太宗霸先欲起兵討侯景使人誘廣州

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為王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

成州刺史王懷明行臺選郎殷外臣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景仲

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勃為刺史軍已頓朝臺景仲

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七月景仲窮蹙縊于閣下霸先迎蕭勃

鎮廣州是時臨賀內史歐陽頎監衡州前高州刺史蘭裕與其諸

弟蘭京禮扇誘始興等十郡共舉兵攻頽頽請援于勃勃令霸先率眾救之悉禽裕等勒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十二月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霸先厚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憇等各帥眾千餘人來附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大庾嶺蕭勃

聞之遣鍾休悅止霸先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

馬精強猶不能克謂柳仲禮等遂令羯賊得志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

之如聞嶺北侯王又皆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邵陵開建親尋

干戈李遷仕託身當陽便奪馬伏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

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泣謂休悅曰僕荷國恩往聞

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主上蒙塵

君臣已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鋒萬里雪

此冤痛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若降後旨使人慨然僕

行計決矣憑為披述乃遣使間道往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時南

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心腹譚世遠為曲江令與路養

相結同遏霸先

庚午梁簡文大寶元春正月梁以陳霸先為交州刺史

正月霸先發始興軍至太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依山

水立四城以拒之路養妻姪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

杜僧明馬被傷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眾軍因而

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承制授霸先員外

散騎常侍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六月霸先修

理崎頭古城徙居之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千人入贛石城魚梁以逼南康霸先使周文育擊之高涼太守馮寶妻洗氏襲擊遷仕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湘東王繹以霸先為通直散騎常侍持節信威將軍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改封長城縣侯尋授散騎常侍持節都督六郡諸軍事軍師將軍南江州刺史餘如故侯景之亂巴山即臨川地人黃法氈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法氈監郡事法氈屯新塗侯景將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塗法氈敗之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法氈引兵會之

辛未春二月梁陳霸先討李遷仕殺之

正月寧都人劉藹等資李遷仕舟艦兵仗還擊南康霸先遣杜僧明等率二萬人據白口築城以禦之遷仕亦立城以相對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禽遷仕送南康斬之

秋七月王僧辨克湓城江州刺史陳霸先引兵會之

湘東王繹承制使霸先進兵取江州以為江州刺史餘如故六月霸先引兵發南康瀨石舊有二十四灘會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霸先進頓西昌是時湘東王遣王僧辨督衆車討景七月僧辨克湓城霸先帥杜僧明等衆軍及南川豪傑合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此吳所置巴丘縣也屬廬陵郡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

三十萬石以資之會侯景廢梁主而立豫章王棟霸先遣兼長史沈充奉表于江陵勸進十一月湘東王承制授霸先使持節都督

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領  
會稽太守豫章內史餘如故十二月侯景篡位號曰漢

壬申

梁元帝釋  
承聖元年

春二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辨陳霸先討侯景

正月霸先率甲士三萬人強弩五千張舟艦三千乘發自豫章二  
月至桑落洲遣中記室參軍江元禮以事表江陵湘東王承制加  
霸先鼓吹一部庚子王僧辨等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霸先自  
南江出淦口會僧辨于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進  
軍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

三月梁王僧辨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

三月丁丑諸軍進克姑孰庚辰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  
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艤舳及海艦以石絕  
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于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  
辨問計于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羣聚在青  
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  
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于石頭西  
落星山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  
自帥侯子鑿等于石頭東北果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等  
守臺城丁亥二僧辨進軍招提寺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  
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今  
我師旣衆賊徒甚寡應分其兵勢以弱制強何故聚其鋒銳令致  
死于我乃命諸將分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  
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知霸先與王琳杜龔等

以鐵騎乘之僧辨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辨入據之戴晃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衆軍又克其四城景復還與霸先殊死戰又盡奪所得城柵霸先大怒親率攻之士卒騰柵而入景復散走景與百餘騎棄弮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遣心腹取其二子而遁僧辨進克臺城遣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會元建奔齊霸先至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霸先納其部曲三千人夏四月王僧辨啓霸先鎮京口

夏四月梁以王僧辨爲司徒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甲申湘東王以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

侯 賞平侯景之功也霸先長城縣人故封長城

五月齊人侵梁圍秦郡陳霸先擊敗之

五月丁亥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嚴起達於秦郡霸先命別

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填塹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

急王僧辨使杜崩救之霸先亦自歐陽率衆萬人來會與元建大

戰于士林在六合縣界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禽千餘人元建收餘衆

北遁

秋七月梁陳霸先圍廣陵不克引還

七月廣陵僑人朱盛等聚黨數千人潛謀襲殺齊刺史温仲邕遣

使求援于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辨僧辨曰人之情偽

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亟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

先已濟江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九月齊王使告霸先

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遣記室叅軍劉本獻捷于江陵湘東王以霸先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十一月湘東王繹卽皇帝位于江陵是爲

元帝

癸酉秋九月梁遣王僧辨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正月揚州刺史王僧辨發建康承制使霸先代鎮揚州九月庚午詔王僧辨還鎮建康霸先復回京口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于合肥將襲建康霸先在建康聞之白梁主詔王僧辨鎮姑孰以禦之大敗齊師僧辨還建康

甲戌春正月梁陳霸先侵齊

正月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進圍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爲之聲援辛丑使杜僧明帥三千人助東方白額三月丁未齊將王球攻宿豫杜僧明出擊大破之球歸彭城

夏四月梁以陳霸先爲司空

六月齊伐梁拔宿豫

六月齊將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于宿豫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等外托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別將圍宿豫自引兵趣涇州進擊超達破之回趣廣陵霸先解圍走杜僧明等各引兵還鎮段韶還襲白額斬之



冬十月魏師伐梁十二月入江陵執梁主繹殺之梁王僧辨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承制

十月西魏宇文泰遣將于謹等伐江陵謹至樊鄧梁主徵王僧辨為荊州刺史命霸先後鎮揚州十一月魏兵陷江陵梁主為魏兵所殺十二月霸先與王僧辨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為太宰承制又遣長史謝安奉牒勸進改稱紹泰元年

乙亥

梁敬帝方智紹泰元

春正月齊立梁貞陽侯淵明以兵納于梁二月梁晉

安王方智立為梁王夏五月梁主僧辨奉淵明歸建康以方智為太子

十二月晉安王方智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即梁王位加霸先征西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五月北齊送貞陽侯蕭淵明入建康主僧辨納之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霸先為侍中

秋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辨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初霸先與僧辨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辨為子顓娶霸先女會僧辨有母喪未成昏僧辨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辨推心待之顓兄顓屢諫不聽及僧辨納淵明霸先遣人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辨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惟孝元能復讐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托孫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為乎僧辨立淵明名不正而言不順故姦雄得因以為資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辨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為之備霸先因是留旰于京口舉兵襲僧辨九月壬寅霸先召徐度侯安都周文等討僧

辨甲辰霸先帥步軍至石頭前進遣勇士自城北踰入進及僧辨臥室執僧辨父子縊殺之丙午貞陽侯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十月己酉晉安王卽皇帝位

梁陳霸先自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十月壬子加霸先爲侍中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劔鼓吹俱如故仍詔霸先甲仗百人出入殿省

梁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蒨討之譙秦刺史徐嗣徽南徐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于石頭以叛十一月齊遣兵援之

震州刺史杜龕僧辨之婿也龕恃僧辨之勢素不禮於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辨密使兄子蒨還長

城

今長興郡

立柵以備龕僧辨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

郡應之吳郡太守王僧智僧辨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攻之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韋載射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於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三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辨之甥也僧辨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及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襲據石頭遊擊至闕下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爲戰備將旦嗣徽

等又至安都帥衆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  
霸先遣韋載族弟劇齋書諭載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撫  
之以劇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周  
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于吳郡不克霸先使寧  
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  
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爲大軍至輕舟奔吳與忌入據吳郡因  
以忌爲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渡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  
任約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翟子崇劉  
士榮柳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  
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二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  
去矣今可急于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  
之糧運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  
墅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  
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  
水南立二柵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甲辰  
徐嗣徽等攻冶城柵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  
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

十二月梁陳霸先及齊人戰敗之徐嗣徽任約奔齊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  
琵琶及鷹遣使送之嗣徽大懼丙辰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衆軍  
攻其水南三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  
兵大敗爭舟相濟溺水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船艦是日

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寧據  
 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  
 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已未霸先四面攻石頭  
 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  
 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為  
 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眾議謂孤愛曇朗不恤  
 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  
 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鬪也霸先知齊人耻於無功必增兵復至故先以此諭眾責其效乃與曇  
 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冲之子珉為質與齊人盟于城外將士  
 恣其南北徐嗣徽等南人柳達摩等北人恣其南北言惟意所適也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  
 送齊人歸北徐嗣先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  
 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霸先恐曇  
 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

丙子

梁太平元

春正月梁陳舊克吳興獲杜龕殺之

正月癸未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說徐嗣徽使南歸嗣徽執旰送  
 齊陳舊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將杜泰降於舊龕尚醉未  
 覺舊使人負出斬之王僧智與其弟僧惜俱奔齊東揚州刺史張  
 彪素為王僧辨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舊周文育輕兵襲會  
 稽彪兵敗走入若耶山中舊遣章昭達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饋  
 舊糧食霸先以異為縉州刺史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辨亦擁  
 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為南豫州刺史使將  
 兵擊淦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

州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張懷鈞送於齊三月戊戌齊遣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約嗣徽合兵十萬人寇出柵口向梁山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還夏六月梁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

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乙丑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屯馬牧

牧馬之地杜陵

頓大航南以禦之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于青墩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

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磻獨以小艦毀軍文育乘

單舫艦與戰跳入艦中斬磻仍牽其艦而退嗣徽衆大駭因留船

蕪湖自丹陽步上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

追梁山之軍還建康以禦齊師

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遊騎至臺建康震駭梁主總禁兵出頓長

樂寺內外纂嚴霸先拒嗣徽於白城適與周文育會文育先進殺

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陣

破之生禽齊儀同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兵二千配沈泰度江襲

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

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于龍尾軍主張纂戰歿丁未齊師

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

其船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衆軍分

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菴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饑疲會舊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焜以鴨肉數臠乙卯未明蓐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莫府山及戰疾安都墜馬齊人圍之其部將蕭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生禽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臨沂山西

大臨

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

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惟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啓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爲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

七月丙子以霸先爲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增邑并前五千戶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將軍尚書令班劔鼓吹甲仗並如故

梁以侯瑱爲司空

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侯瑱鎮豫章孝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

瑱相拒瑱使其從弟大淵守豫章悉眾攻孝頃久不克築長圍守之癸酉侯平發兵攻大淵大掠豫章焚之奔于建康瑱眾潰奔淝城依其將焦僧度僧度勸之奔齊會霸先使記室蔡景歷南上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為之誅侯平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

九月壬寅以霸先為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改刺史為牧進封義興郡公餘如故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梁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諸將復殺續推續宗人迪為主梁世祖因以迪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

丁丑梁太平二年春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次于南康梁丞相陳霸先陳永定元

使周文育擊勃獲其將歐陽頎傳泰勃為其下所殺

二月廣州刺史蕭勃起兵于廣州渡嶺頓南康遣歐陽頎及其將傳泰與從子孜為前軍至于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霸先遣周文育帥諸軍討之丁亥徐度出東關侵齊戊子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歐陽頎等出南康頎屯豫章之苦竹灘傳泰據蹠口城余孝頃遣其弟孝勳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兩郡

岸有石盤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頎共襲高州刺史黃法氍

又語法氍約共破頎遂出軍與頎俱進既至曇朗陽敗法氍乘之頎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于巴山周文育軍少船餘孝頃有船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于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間行據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頎蕭孜下流則傳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頎等大駭頎

等退入泥溪文育遣將軍周鐵虎等襲頽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頽乘舟而宴巡躡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攷孝頃退去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頽傅泰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頽有舊釋而厚待之曲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頽等敗軍中惱懼陳法武譚世遠攻勃殺之四月壬辰故曲江侯勃主帥蘭敢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敢持勃首降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任據廣州蕭攸余孝頃猶據石頭爲兩城各據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陣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軍進攻之蕭攸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霸先以歐陽頽聲著南工復以頽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頽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六月梁丞相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

初梁徵王琳爲司空琳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侯安都爲西道都督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

秋九月梁丞相霸先自爲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陳紀曰九月辛丑詔曰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氳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賢哲之后牧伯征于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國又有匡九合渠門之賜以隆戮帶圍溫行宮之寵斯茂時危所以貞固運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載同風百王不刊之道也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迺聖迺神固天生德康濟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



踰滄海太極交越皇運不造書契未聞中國其凶兵凶總至哀哀  
噍類譬彼窮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輔應期救此將  
崩援茲已溺乘舟復輦架險浮深經略中途畢殲羣醜洎乎石頭  
姑孰流髓履腸一朝指撝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  
三后之劾讐夷三靈之巨慝堯台禹佐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非  
云擬重之以屯剝餘象荆楚大崩天地無心乘輿委御五湖薦食  
競謀諸夏八方基峙莫有匡救疆臣致命黜我冲人顧影於荼鴆  
之魂甘心於甯卿之辱却按下髻哀哀之路莫從竊鉄逃責容身  
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澄清惟是屏蒙再膺天錄斯又巍巍  
蕩蕩無德而禰焉加以仗茲忠義屠彼妖逆震部夷氛稽山罷祲  
番禺彊澤北鄙西郊殲厥凶徒罄無遺種斯則兆民之命修短所  
縣率土之基興亡是賴於是刑禮兼訓沿革有章中外咸平遐邇  
寧一用能使陽光合晷曜象呈暉棲閣遊庭抱仁含信宏勳該於  
厚地大道格於玄天義農炎昊以來卷領垂衣之世聖人濟物未  
有如斯者也夫備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陰陽蕭曹不讓未有功  
高於寓縣而賞薄於伊周凡厥人祗固懷延佇實由公謙撝自收  
降損爲懷嘉數遲回永言增歎豈可申茲雅尚久廢朝猷宜司  
勳敬升鴻典且重華大聖媯汭惟賢盛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  
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  
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綠綬綬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衛大將軍揚  
州牧如故策曰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

物故惟天惟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  
佐礚溪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浚河鑿其金版况乎體得一之鴻姿  
寧陽九之危厄極橫流于碣石撲燎火于崑岑驅馭於韋彭跨躡  
於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  
聽朕命日者昊天不弔鍾虜于我國家網漏吞舟強胡內勦茫茫  
宇宙慄慄黎元方足圓顛萬不遺一大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  
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滇池之南揚  
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謚四海於羣飛屠獫狁於中原斲  
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啓中與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  
而天未悔禍夷醜洊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間  
推納藩枝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讎既見貶於桐官方謀危  
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  
拯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曆重履宸居挹建武  
之風猷誥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  
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廬肇爨越  
貊爲災番部帖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妖壘洞開白羽纒擒兇  
徒粉潰非其神喪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修  
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陀據有連州雄豪熾  
於梁碩公英暮雄算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澈備  
履艱難蘇歷嘉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逃矣水寓之鄉  
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聞莫不懼我王靈爭  
朝邊候歸蹕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宮闈幽

辱公枕戈嘗膽提劔撫心氣涌青霽神飛紫闥而番禺連率本自  
諸夷言待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勦定執沛令而釁鼓  
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勦門桀黠作  
亂衡疑兵切池隍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爲卹是同盟  
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百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  
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酋豪遞爲秦梗路養渠率全據  
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  
棚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叱風雲山靡堅城野無疆陣清妖氛  
於瀨石滅沴氣於雩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慝屯據大阜乞活  
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摧鋒轉鬪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  
惟勅虜公坐揮三略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豹狝騁力雷奔電擊谷  
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  
討虜次屆淪波兵乏兼儲士有饑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丘億庾  
之庾斯豐壺漿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舳艫相望如  
運敖倉之府犀渠貝冑顧後雷霆高艦層樓仰們霄漢故使三軍  
勇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兇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圖邁  
俗義旅如雲溢壘猜攜用淹戎略公志唯同獎師克在和鵠塞非  
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  
感咽故能使舟師並路遠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峭函  
阻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肩鏞公一校裁馮三雄並奮左賢  
右角沙潰土崩木甲殪於中原氈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  
羣鄂版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集

帝京逆豎兇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嶮固䟽龍首以抗  
殿榭華岳以爲城雜虜憑焉疆兵自若公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  
不崇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修物重覩於衣冠民還瞻於  
禮樂楚人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功  
也內難初靖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渠當戶中貴  
名王冀馬列于淮南胡笳動于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橫江殲厥  
羣羝遂殫封豨莫不絀木而止戎車靡遺遇濘而旋歸驟盡殪此  
又公之功也公克黜禍難劬勞皇室而孫賓之黨翻啓狄心伊洛  
之間咸爲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闇戎塵夜喧胡鼓公三  
籌既畫八陣斯張裁舉靈旗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高贖異李  
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約叛渙梟聲不悛戎  
羯貪婪狠心無改窮廬旣幕抵北闕而爲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  
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掃是櫬槍驅其獫狁長狄之衆埋於  
國門椎髻之首烹于軍市投秦坑而盡沸噎澗水而不流此又公  
之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兼道秉  
羽杖戈玉斧將揮金鉞且戒妖酋震懾遠請灰釘焚櫬以表其含  
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賊龔兇橫陵虐具區阻兵安  
忍憑灾怙亂自古蟲言鳥跡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雖宗  
居汝穎世寓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  
憤切卓爾英狀丞規奉算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亂  
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兇渠連兵構逆豈止千兵五校白雀黃龍  
而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姦寇途窮灌然水泮刑澹

又作唐

之所文命動其大威雷門之間句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跡異代同  
風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兇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兵  
匯澤勢震京師驅率南蠻已爲東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決勝於  
樽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賴一朝揃撲無待旬師萬里澄清非  
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妖寇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名歷歲時  
結從連橫爰洎交廣呂嘉旣獲吳濩已縱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  
營盡拔僞黨斯擒耀聖武於匡山回神旌於蠡派此又公之功也  
八紘九野瓜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  
宣折簡馳晝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渝丈夫之鄉  
南渝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  
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寧秦官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  
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綬綬咸爲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  
微子麥稷之歌周大夫黍離之難方之於斯未足爲悲矣公求衣  
昧旦晷食高春興構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  
章還聞太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  
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  
而成務耻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  
以爲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爲寶風雨弗憊仁惠爲基牛羊勿  
踐功成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巷  
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猗頓之旅是以天  
無蘊寶地有呈祥瀟露卿雲朝團曉映山車澤馬服馭登閑旣景  
煥於圖書方歲筵於史牒高勳踰于象緯積德冠于嵩華固無德

而稱者矣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履遐曠泱泱表海祚土維齊巖巖泰山俾侯于魯抑又勤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况復經營宇宙寧唯斷鼉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嶮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慙悸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公爲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日奠分陝俱爲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級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秩踰三鉉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盡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楨榦律等銜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䟽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鞅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巋然廊廟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在刑措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溟抱一車書括囊寰宇是

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  
春露秋霜允恭柔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  
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興鴻  
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冬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爲王遂稱皇帝

陳紀曰十月戊辰進爵爲王以揚州之會稽臨海永建建安南徐  
州之晉陵信義江州之潯陽豫章安成廬陵并前爲二十郡益封  
陳國其相國揚州牧鎮衛大將軍並如故又命陳王昺十有二旒  
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  
罕樂舞八佾設鐘簋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陳臺百官一  
依舊典辛丑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

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  
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

詔曰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  
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鴻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由  
此則梁德湮微禍亂薦發太清云始見困長蛇承聖之季又罹封  
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沈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  
我武元之祚有如綴旒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命自天  
降神惟嶽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拯社稷之橫流提億兆之塗炭東  
誅逆叛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興絕禮儒館  
聿修戎亭虛候大功在舜盛績惟禹巍巍蕩蕩無得而稱來獻白  
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固以效珍川陸表瑞

烟雲甘露醴泉旦夕凝滂嘉禾朱草孳植郊甸道昭於悠代勳格  
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華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圖讖獄訟  
有歸謳歌爰適天之曆數實有攸在朕雖庸藐闇於古昔永稽崇  
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  
禪于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策曰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  
醜連栗陸之前容成大庭之代並結繩寫鳥杳冥恍惚故靡得而  
詳焉自羲農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爲  
而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裁遇許由便能捨帝暫  
逢善卷卽以讓王故知玄扈璇璣非關尊貴金根玉輅示表君臨  
及南觀河渚東沈刻壁精華旣竭耄勤已倦則抗首而笑惟賢是  
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遺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爲故實  
宋齊授受又弘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  
齊聖及時屬陽九封豕薦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聚天成輕弄  
龜鼎慄慄黔首若崩厥角微微皇極將甚綴流惟王乃聖乃神欽  
明文思二儀並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  
武步爰初投袂日廼勤王電掃番禺雲撤彭蠡揃其元惡定我京  
畿及王賀帝弘質茲冠履旣行伊霍用保冲人震澤稽陰並懷叛  
逆獯羯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殄薄伐獫狁六戎盡殪  
嶺南叛渙湘郢結連賊帥旣擒兇渠傳首用能百揆時序四門允  
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届上達穹昊下漏深泉蛟魚並見謳歌攸屬  
况乎長筭橫天已徵布新之兆璧日斯旣實表更姓之符是以始  
創義師紫雲耀彩肇惟尊主黃龍負舟楛矢素輦梯山以至白環



玉玦慕德而臻若夫安國字萌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宇良會樂  
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傳祚于我有梁  
天之曆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敬  
從人祇之願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  
軌儀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禋祀上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  
歟又圖書曰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  
動靜元吉朕雖蒙寡庶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  
乖亂離互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  
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已從萬物之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  
命謳歌所往則襁袂以膺之黃犂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  
鑒于天道舉其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  
循斯風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禮貳宮月正元日受終文  
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恒泰山岳傾偃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鉤  
爪鋸牙之獸咀齧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  
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于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  
罹閔凶仰憑衡佐亟移年序周成漢惠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  
顛覆若使時無聖哲世靡艱難猶當高蹈於滄洲自求於秦伯者  
矣惟王應期誕秀開錄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庸已其被物乾行  
同其壽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於復禹之功樹鞠子於興周之  
業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京大小二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  
勅寇遷行天討無遺神策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  
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仁霑葦信及

豚魚殷牖斯空夏臺虛設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頌平無偏無  
黨固以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掩映川陸榮光曖曖已冒  
郊廬甘露瀼瀼亟流庭苑車轍馬跡誰不率從蟠水流沙誰不懷  
德祥圖遠至非惟赤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  
賢聖之表旣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無紀孟陬殄  
滅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泉革運  
之兆咸徵維新之符並集朕所以欽若勛華屢回星瑄昔者木運  
斯盡予高祖受焉今歷去炎精神歸樞紐敬以火德傳于爾陳遠  
鑒前王近謀羣辟明靈有悅享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  
尚書左僕射平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  
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闡鴻猷  
以承昊天之休命是日梁帝遜于別宮高祖謙讓再三羣臣固請  
乃許

乙亥陳王卽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霸先敢用玄牡  
昭告于皇皇后帝梁氏以圮剝薦臻曆運有極欽若天應以命于  
諱夫肇有丞民乃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嘗厥姓放勳重華之世咸  
無意於受終當塗典午之君雖有心於揖讓皆以英才處萬乘高  
勳御四海故能大庇黔首光宅區縣有梁末運仍葉邁屯獯醜憑  
陵久移神器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禍復罹寇逆嫡嗣廢黜  
宗枝僭祚天地蕩覆紀綱泯絕諱爰初投袂大拯橫流重舉義兵  
實戡多難廢王立帝實有厥功安國定社用盡其力是謂小康方  
期大道旣而煙雲表色日月呈瑞緯聚東井龍見譙邦除舊布新

既彰玄象遷虞事夏且協謳訟九域八荒同布衷款百神羣祀皆有誠願梁帝高謝萬邦授以大寶諱自惟菲薄讓德不嗣至于再三辭弗獲許僉以百姓須主萬幾難曠皇靈眷命非可謙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無慙德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答民心永保于我有陳惟明靈是饗先是氛霧晝夜晦冥至于是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道焉禮畢輿駕還宮臨太極前殿詔曰五德更運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雖色分辭翰時異文質揖讓征伐迄用參差而育德振民義歸一揆朕以寡昧時屬艱危國步屢屯天維三絕四勤先后拯厥橫流藉將帥之功兼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祿永終曆數攸在遵與能之典集大命于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亮式從天眷俯協民心受終文祖升禮上帝繼迹百王君臨萬宇君涉春冰罔知攸濟寶業初建皇祚維新思俾惠澤覃被億兆可大赦天下封梁主為江陰王優崇之禮一如前代故事

劉氏曰稱皇帝未有書遂者此其書遂何遽也

本紀曰高祖智以綏物武以定亂英謀獨運人皆莫及故能征伐四克靜難夷兇初平侯景及立紹泰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充闡房者衣不重綵飾無金翠歌鍾女樂不列於前及乎踐祚彌厲恭儉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盪覆誠貫天人王僧辯關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羸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乘勢隙而

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至戡黎升隋之捷而已焉故於慎  
微時序之世變聲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歌炎靈去如釋負方之  
前代何其美乎

南史論曰陳武帝以雄毅之資屬殷憂之運功存拯溺道濟橫流  
應變無方蓋惟人傑及乎西都盪覆江表帖危帝乘隙以舉乃蹈  
玄機柴天改物蓋有憑云

持梁主高江

劉劭實業四載皇亦

謝月少受孫文脈托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五十五

創業類二十

閏位偏霸八

北朝篇一

拓跋與魏章

太祖道武帝珪代王什翼犍嫡孫寔之子也

以前事  
詳世系

什翼犍為庶長子寔君所弑秦兵尚往君子津珪時方六歲是夜  
諸子婦及部人犇告秦李桑張蚝勒兵趨雲中部眾逃潰國中  
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  
故鳳具以狀對堅乃執寔君等誅之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  
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

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  
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不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  
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  
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  
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衆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  
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珪恩勤  
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  
祖業汝曹當謹遇之

晉太元十一年

魏登國元丙戌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爲代王三月代徙都盛

樂

初甲申十月秦王苻堅敗于淮南燕慕輿文攻殺劉庫仁庫仁弟

頭眷代領部衆乙酉八月庫仁子顯殺頭眷而代之又將殺珪顯

弟亢塗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賀氏

魏書曰商人王霸知之履顯帝足于衆中帝乃馳還

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

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騎亡去

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

奉珪

賀悅蓋什翼犍時爲外朝大人

故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

奔五原歸珪

由此遂爲左命功臣

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

奉賀氏奔珪

凡言故者皆什翼犍所署置也

賀訥弟染干以珪得衆心忌之使其

黨侯引七突殺珪代人尉古真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染

干疑古真泄其謀而執之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責之曰汝等欲於

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乙酉十二月珪從曾祖統羅與

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丙戌正月戊申珪大會於牛川自武周塞西出至牛川牛川以北皆大漠也即代王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叔孫普洛為南北部大人分治其眾以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王建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孫道生等出納教令三月代王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息民國人悅之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真帥所部請降於代奴真有允韃先居賀蘭部奴真言於代王珪請召韃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韃既領部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將謀歸賀染干奴真遂殺韃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犇代珪遣使責染干染干乃止珪與賀蘭從此隙矣

夏四月代改稱魏

四月代王珪初改稱魏王自此國號魏

魏紀曰魏王東如陵石在盛樂東護佛侯部帥代題皆叛走

七月己酉魏王還盛樂自陵石還也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犇

劉顯魏王使其孫倍斤代領其眾劉顯弟肺泥率騎掠奴真部落既而帥眾降魏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於長安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左右于桓等與部人謀執魏王以應窟咄僮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桓舅穆崇告之魏王誅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魏王懼內難北踰陰山復依賀蘭部遣外朝大夫安同求救于燕燕主垂遣趙王麟救之十月燕軍未至而窟咄已前逼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眾驚擾北部大

人叔孫普洛等十三人及諸烏丸亡奔劉衛辰麟聞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眾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魏王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魏王悉收其眾以代人庫狄干為北部大人麟引兵還十二月燕主垂以魏王珪為西單于封上谷王魏王不受

是歲慕容垂稱帝于中山符丕亦稱帝自立于隴東姚萇稱帝于長安慕容冲為下所殺

慕容永借立

太元十二年

魏登國二丁亥

秋七月魏王珪以燕師擊劉顯大破之顯奔西

燕

五月燕上谷代郡人各殺其太守以郡附劉顯顯地廣兵彊雄于北方會其兄弟爭魏長史張亮言于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為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于燕燕主垂遣趙王麟率眾來會七月劉衛辰獻馬于燕劉顯掠之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奔馬邑西山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眾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太元十三年

戊子

秋八月魏遣使如燕

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還言于珪曰燕王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魏紀曰戊子五月魏王北征庫莫奚六月大破之于弱落水南獲其四部雜畜十餘萬魏王北渡弱落水班賞將士各有差七月庫莫奚復襲魏營魏王文破之十二月辛卯魏王西征至女水討解

如部大破之獲男女雜畜十數萬已丑正月甲寅魏王襲高車諸部落破之二月癸巳魏王擊吐突隣部于女水大破之盡徙其部落而還戊戌賀染干兄弟率諸部來救與大軍相遇逆擊走之夏四月魏王還赤城是月燕師擊賀訥降之徙之上谷質染干于中山庚寅春正月甲申魏王西征次鹿渾海襲高車表紇部大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燕主垂遣趙王麟率眾來會四月丙寅魏王會麟於意幸山擊賀蘭紇突隣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隣紇奚皆降于魏六月還至牛川七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鞬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降于魏魏王引兵救之至羊山直力鞬退走魏王徙訥部落處之東境八月魏王還至牛川九月壬申討叱奴部于囊曲河大破之十月遷雲中討高車豆陳部于狼山破之

部大人庫寒舉部內屬十二月紀突隣大人屈地鞬舉部內屬魏王還次白漠

魏書曰十一月紀奚

太元十六年辛卯夏五月魏遣其弟觚如燕

正月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于燕請為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將軍蘭汗擊染干珪至紐埏川三月遣九原公儀陳留公虔等西討黜弗部破之四月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六月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歸言于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七月魏王珪講武于牛川還紐埏川遣其弟觚獻見於燕燕主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與燕絕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劉衛辰遣其子直力鞬出柶陽塞侵及黑城九月珪襲五



原屠之收其積穀還紐埵川

天台胡氏曰慕容麟之姦詐知拓跋珪之終不可制而慕容垂不從其言天將啟珪以滅燕雖以垂之明覺不之覺也

冬十月魏王珪擊柔然大破之徙之雲中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緡紇提別居西邊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十月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

遁走珪追犇六百及於大磧南床山下

是時魏盛跨有代北柔然西犇南牀山蓋在大磧之

西北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眾遁走珪遣

長孫嵩長孫肥追之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

山匹候跋舉眾降獲緡紇提之子曷多汗兄子社崙斛律等宗黨

數百人緡紇提將犇劉衛辰珪追及之緡紇提亦降珪悉徙其部

眾於雲中班賜從臣各有差珪還紐埵川

劉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衛辰走歿諸部悉降

劉衛辰遣子直力鞬帥眾八九萬攻魏南郡十一月己卯魏王珪

引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鞬於鐵岐山南

獲其器械輜重牛羊二十餘萬

直力鞬單騎走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徑入衛辰國

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

辰分遣諸將輕騎追將軍伊謂禽直力鞬于木根山衛辰為其部

下所十二月珪軍于鹽池

在五原郡成宜縣

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

尸于河自河以南諸郡悉降獲馬三十餘萬疋牛羊四百餘萬頭

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犇薛干部珪使人求之不獲薛

千乃送勃勃於没奕干山湖胡酋大幡頽業易干等率三千餘降  
附于魏出居馬邑

魏紀曰壬辰三月西部泣黎大人茂鮮叛走遣南部大人長孫嵩  
追討大破之癸巳三月魏王西征侯呂隣部四月至苦水大破之  
七月魏王以薛干部帥太悉伏不送劉勃勃八月襲其城屠之獲  
太悉伏子珍寶徙其民而還太悉伏犇秦甲午秋燕主垂圍西燕  
主慕容永於長子永告急於魏魏王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  
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此北秀容也兵未至而垂克長子殺永十  
月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崙率眾西走長孫肥追斬曷多汗社  
崙犇疋候跋因襲殺之疋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犇魏社崙掠五  
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柔然自此遂為魏患十二月薛干太悉佛自長安亡

歸嶺北

太元二十年

魏登國十乙未

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秋九月魏王珪將

兵拒燕冬十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合陂大敗之

四月魏王珪背

史作叛

燕侵逼附塞諸部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

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  
別將步騎萬八千為後繼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彼有內難  
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  
於我柰何遽興兵擊之拓跋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  
未易輕也垂怒免湖官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于魏王珪曰  
燕徂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  
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

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築臺告津連旌沁河東西千里有餘使人邀中山之路伺燕使者盡執之使臨河告寶軍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塞燕軍之南秦王興遣楊佛嵩將兵來會燕魏相持積旬會趙王麟將士以垂爲實歿謀作亂奉麟爲主寶麟等內自疑十月辛未燒船夜遁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三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寶遣麟帥騎居軍後以備麟縱騎遊獵不肯設備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管於蟠羊山南水上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生萬計魏王擇燕臣之有才用者留之其餘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國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強盛不如悉殺之則國空虛取之爲易乃盡坑之而還燕司徒德言於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爲後患垂乃會兵中山期以明年擊魏

二十一年

魏皇始元丙申

春閏三月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

三月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襲陳留公虔於平城虔出戰敗死魏王

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心燕主垂疾發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  
北踰山結營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犇魏者云垂已歿珪  
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夏四月垂卒於上谷寶匿喪而  
還至中山卽位夏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寧太  
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于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  
秋八月魏王珪擊燕九月燕慕容農及魏師戰敗走魏遂取并州

七月左司馬許謙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改元皇始參軍事張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鎮晉陽  
部曲數萬并州素乏儲侍侍民不能供農又遣護軍分監諸胡民  
夷皆怨潛召魏軍八月珪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  
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民屋皆震李粟將五萬騎爲前驅  
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圍薊戊午魏軍至陽  
曲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犇  
還晉陽慕容農閉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長孫肥追之  
及于潞川獲其妻子農以身免逃歸中山魏遂取并州初建臺省  
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叙已未遣輔國將軍  
奚收略地汾川獲燕丹陽王買德及離石護軍高秀和以張恂等  
爲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

冬十月魏王珪拔常山魏別將拓跋冠軍儀攻鄴燕寶容德擊破之  
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碑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  
開韓信故道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  
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附于魏惟中山鄴信

都三城爲燕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將軍王建  
李粟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帥衆力戰  
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  
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軍于魯  
口博陵太守申永高陽太守崔宏棄郡走珪追獲宏以爲黃門侍  
郎博陵令屈遵降魏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于鄴  
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十二月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儀攻  
鄴是歲晉孝武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安帝  
安帝隆安元年魏皇始二丁酉春正月魏拓跋儀軍潰慕容德追擊破之  
賀賴盧自以魏王之舅不受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  
陰與從而構間之儀等各引兵退燕人追擊大破之燕  
使慕容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

魏王珪擊信都降之二月燕主寶襲擊魏軍大敗奔還  
魏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甲魏王珪自攻信  
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奔中山癸亥信都降魏燕王寶聞魏  
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二月己巳朔珪  
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爲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  
部兵還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爲  
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使使責珪負恩悉發其衆步卒十二萬騎  
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營於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  
營於水南寶潛師夜襲魏營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走旣而燕  
兵自亂珪還赴寶陳無故自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

布火炬於營外縱兵衝之燕兵大敗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奔還魏兵乘勝追之斬首萬餘級禽獲將卒四千餘人器仗輜重數十萬計先是張袞常爲珪言燕秘書崔逞之才珪得之甚喜以爲尚書任以政事珪欲撫慰新附甚悔參合之誅并州刺史素延坐討反者殺戮過多免官

魏紀曰魏軍士有自柏肆亡歸者言大軍敗散不知王處道過晉

陽晉陽守將封真因起兵攻并州刺史曲陽侯素延素延擊斬之

南安公順什翼健之孫也守雲中聞之欲自攝國事幢將莫題諫之而止

賀蘭部帥附力眷紇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皆舉兵反

順討之不克魏王遣將軍庾岳帥萬騎還討三部皆平之國人乃

安

三月魏王珪進圍中山燕主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拒魏

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燕大將軍隆請戰燕主寶然

之而麟每沮其議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

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已酉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

山是夜麟以兵劫北地王精使弒寶精拒之麟怒殺精出犇西山

寶見麟走以清和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壬子夜遂

將其妻子及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等萬餘騎出赴會軍燕將王沈

等降魏城中無主百姓惶惑魏王珪欲夜入城將軍王建志在虜

掠乃言恐將士盜府庫物請俟明日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

及域中立以爲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不拔使人臨城諭之皆

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衆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遣將軍長孫肥李粟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燕主寶至薊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爲會所敗四月會謀作亂追寶及于龍城攻之不克犇中山爲詳所殺魏王珪以軍食不繼命儀罷鄴圍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魏王擊破之斬首五千生禽七百人皆縱之五月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督諸郡義租以儀爲左丞相封衛王慕容詳自謂能却魏兵遂卽帝位七月燕趙王麟潛襲中山執詳斬之自立以拒魏魏王珪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郭麟追至泝水爲魏所敗而還八月甲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軍中大疫人馬多歿將士皆思東歸珪問疫于諸將對曰在者纔十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爲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其郭而還

冬十月魏王珪及燕慕容麟戰大破走之遂克中山

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曰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十月丙寅麟退沮泝泝水甲戌魏王珪與麟戰于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共將張驥李沈慕容文等先嘗降魏復亡去魏王入城皆赦之得燕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羣臣將士各有差追謚弟觚

爲秦愍王丁亥遣三萬騎就衛王儀將攻鄴十一月慕容麟至鄴  
說范陽王德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

隆安二年

魏天興元戊戌

春正月魏拓跋儀入鄴魏置行臺于鄴中山以和

跋拓跋儀守之

燕范陽王德自鄴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收其倉庫賞將士追德  
至河不及而還德自欄燕王是爲南燕麟復反德殺之庚子魏王珪自

中山南巡如常山之真定趙郡之高邑遂至鄴置行臺以和跋賈

彞帥吏兵五千人鎮鄴珪自鄴還過中山置行臺于中山還中山

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恒山之嶺也至代五百餘里

珪恐已既去山東有變復置行臺于中山命衛王儀鎮之以略陽

公遵鎮勃海之合口右將軍尹國督租于冀州聞魏王珪將北還

謀襲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執國斬之

魏王珪北還徙山東民夷十餘萬口以實代

辛酉魏王珪發自中山徙山東六州吏民雜夷十餘萬口以實代

博陵渤海章武羣盜並起略陽公遵等討平之廣川太守賀賴盧

帥衆奔南燕珪如繁峙宮畋於白登山柔然數侵魏邊李先請擊

之珪從之大破柔然而還三月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

等不樂徙代聚衆叛魏將軍庾岳討平之王珪召衛王儀入輔以

略陽公遵代鎮中山漁陽羣盜庫偃官韜聚衆反遣將軍伊渭討

之鄜城屠各董羗杏城盧水郝奴河東屬薛榆氏帥符興各率其

種附于魏

秋七月魏遷都平城

蜀立偏霸

卷八

十三



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來皆自諸侯升為天子因其國為天下號自漢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萬世相承谷基雲代今應以代為號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禰殷商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之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逆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漁陽烏丸庫偃官韜復聚黨為寇遣將軍王建討平之九月烏桓張驤子超收合亾命聚黨三千餘家據渤海之南皮自號烏桓王抄掠諸郡珪命使岳討之

八月魏遣使巡行郡國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巡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冬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

十一月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閏十一月左丞相驃騎大將軍衛王儀率諸王公卿士等上表勸進三讓乃許之十二月己丑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父寔曰獻明皇帝

魏紀曰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衆却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弘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師以監之元經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卽位魏道武帝皇始元年

薛氏傳曰安帝卽位之歲當魏道武之皇始元年也然則一歲而書二帝何也文中子曰元經杭帝而尊中國其天命之所歸乎皇始之帝也徵天命以授魏也晉宋之主近於正體於是未忘中國晉本中國之舊未嘗有樹晉之功圖中國之志或問皇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假立以歲時不欲遽棄之齊梁陳之君則斥之四

夷以明中國有代矣

隆安二年冬十一月魏道武帝改元天興

傳曰魏道武帝改元天興者平慕容寶始有燕趙之地於鄴置行臺建號爲魏也

天台胡氏曰自符堅淮肥之敗十有四年矣關河之間戎狄之長更興迭作晉人視之漠然不關乎其心招跋珪興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爲北所并嗚呼自隋以後名稱揚于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

史臣曰晉氏崩離戎羯乘釁僭爲紛紜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屈伸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剪方難遂啓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存長

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乎

史斷曰魏道武恢拓中原留心慰納刺史太守多用文人諸士大夫有詣軍門者皆盡其言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平并州取中山威震猛略所至震響方且營宮室正畿封端經術平量度入學釋菜計口授田遣使巡行郡國察守宰黜陟之時有王德定律令申科禁晁崇考天象造渾儀鄧彥海與官制協音律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燕享之禮制度規模夙然改觀美矣然其殺人之夫納人之婦既以生子而又欲除之操存如此天地鬼神其肯舍諸卒之禍起蕭牆隕身非命豈非自貽伊戚哉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五十五

